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或天涯， 或咫尺

王剑冰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或天涯，或咫尺

王剑冰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或天涯,或咫尺 / 王剑冰著. —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7. 5

(乡愁文丛 / 王剑冰主编)

ISBN 978-7-5347-9224-3

I. ①或…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2834 号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或天涯,或咫尺

王剑冰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策 划 王刘纯

责任编辑 石更新

责任校对 李婧慧 裴红燕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5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王利水

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

——“乡愁文丛”总序

王剑冰

我们强调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当中就有乡愁。乡愁是中国人热爱家乡、牵念故里的独特情结，是一种美好自然的文化观念。社会越是变化、越是浮躁，这种情结就越显珍贵。乡愁也是一种寻根意识，记住乡愁，记住美好的童年，记住美好的向往，也便是铭记我们的根本。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一片叶子，这片叶子无论飘落多远，都无法摆脱大树对于叶子的意义。一个人的身上总有着故乡的脉络，流着故乡的血，带着永远不可改变的DNA。一个个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个村子的化身，他们走出去，分散得到处都是，却不会把村子走失。

说起乡愁，那是一种与生俱在的情怀，住在心中的故乡常常鲜活在那里。故乡是安放你的灵魂、温暖你的寂冷的地

方，是接纳你的疲惫、抚慰你的忧伤的地方。翻开一页页被繁忙弄乱的过往，记忆中的余香总在儿时的故乡。那里有我们最亲密的玩伴、最爱吃的食物、最漂亮的衣衫、最天真的憧憬。而芬芳入梦的，多是亲人亲切的面容与温馨的相聚场面。那些亲人或已故去，或还在乡里。现在多数人对故乡的感觉同对年节的感觉一样，那种热闹团圆、香气弥漫的味道是乡情中最重要的部分。“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归乡最多的时刻是年节，带着满满的怀想、满满的辛苦，万水千山相携于途，构成最为壮阔的乡愁景观。古往今来，人们因为各种缘由漂泊在外，但总是要找机会赶回故里。金圣叹曾列举“不亦快哉”之事，其一即是“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然而他们的欢喜中又带着那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复杂心理。漫长的时光已然流逝，乡愁的话题始终没有停息，情怀早已渗透于诗歌典章，直至后来，还有余光中、三毛、席慕蓉不约而同地同题《乡愁》。

诚然，远在故乡之外的游子，生发的多为眷念之情，即使老杜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返乡之举，回到家乡也还是要再出去，因“莼鲈之思”而辞官归返的张季鹰毕竟是少数。还有，余光中的《乡愁》或代表了一些人对于故乡的认知，那就是故乡即是母亲（或双亲）的代名，对

于故乡的怀念即是对于母亲的怀念，回故乡即是为了看母亲，母亲不在了，故乡的概念便模糊起来。随着生活的变化，有人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回乡的矛盾，记忆与现实发生了冲突，那种期待值与仪式感渐渐折损，许多美好已然变成了永久的追忆。所以有人会说：“我是真的爱家乡，不过爱的可能是记忆里的家乡。”确实，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这是时间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事实。然而不可逆转的还有那份强烈的牵绊，永恒的顾念并未因此而中辍，情感的执拗还是同那些疏离与怨怼扯断了关联。生生不息地以文字表达出来的乡愁，也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特有的传统。

作家们大都已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但我们却能看出那种深深的乡愁情结，这其中有写生养自己的故乡的，也有写生活过的第二、第三故乡的，还有赞美如故知的他乡的。文丛中，地域山水皆有代表，民俗风情各具特色，多方位地展现出人与历史、人与环境的关系，彰显对亲人故土的真挚情怀以及对世态人生的深切感慨，给我们带来亲近，带来回味，带来启迪，让我们感受到温馨而深挚、苍郁而辽阔的文字力量。

我们说，在意乡俗年节，提倡尊崇温情，爱护碧水蓝天，留住美好记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也是复兴民族文化的核心之一。这样会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和建设

得愈加贴近期待与理想，也会使我们愈加容易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大象出版社倾心打造这样一套阵容壮观的“乡愁文丛”，就是带有这样的初衷。该文丛是具有欣赏性、研究性、珍藏性的文学工程，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忆与期望。“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随着时间的挥手远去，这种记忆与期望会愈加显现出它的意义。

2017年初春

目 录

001	地气
006	夜黑里
013	写意渤海湾
018	落日
023	那年好大雪
030	家乡
035	桃黍
040	瓜庵
048	大海遗留的滩涂
052	二叔
055	风从哪里来
062	野地里的村子
067	小庄夜归
070	夏天的雨
075	冬天的野地
082	土坯
090	新嫁娘
099	乡间的瓦
124	经历与表达

135	想起那个大午
143	生活中总有一种愿望
151	荒岗的意义
155	小荷子
161	相逢何必曾相识
165	生计
170	情洁如水
175	地震纪念日想起你
179	黄昏中的美儿
185	那时回乡是一种无奈
190	老屋·老人·老树
194	封存的心愿
198	寂寥的田野
201	芦草
204	遥远的雨声
210	田野情结
214	远远的少女
218	兔儿情
223	哑巴朋友
229	静静的农具
233	采桑
237	乡间素描
244	后记

地 气

春耕时节，大人小孩都下地了，大小牲口都下地了，满地都是闹腾腾的热气，这里还有“二妞——二妞——再拿些种子过来”的声音，有“吃饱了就好好干活，这个时候可不敢偷懒”的鸣叫牲口的声音，牲口头一低一低地猛干，时而还会有一头驴子把低着的头扬起来“呜哦——呜哦——”地叫上一阵。8岁的笆斗提着吃食一呼一吸地在垄上走，边走边喊：“吃饭了——大——姐——”

那些声音呼着气，人一喘一喘呼出的气，牲口一低一低哈出的气，混合在一起了，这里那里都是这样的气，或许就构成了那种浓重的地气，或者说那浓重的地气里就有这样混合的气。

庆爷爷说，什么都有一股气，没有那股气撑着，许就要坍塌了。打仗还一鼓作气呢，那气就是精神，是战场上的灵魂，制胜的法宝。

二婶说，别动了胎气。胎气是什么？胎气就是养孩子的内气，是胎儿在母体内所受的精气。胎气不足孩子就可能出毛病，还会早产，所以老人总是叮嘱孕妇保护胎气。

奶奶说，这就像蒸馒头，那就是用水汽把一团面蒸熟的，可

不是用的火也不是用的水，火和水只是为了闹腾那股子气。

有时我会看到一团一团的东西飘着，在地边上呼吞儿呼吞儿地飘，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像一个充满气的球，但又不像球，它不圆，不方，就是那么一团一团的，一会儿合成一团大的，一会儿又分成一堆小的，一会儿又乱得不成样子。

遇到这种气团，你只能远远地看，不能去跟前，你跑到跟前什么也看不见，有时还会把你吸进去，你就成了那团气的一分子，你觉得闹嚷嚷的，眼睛就湿乎乎的了，眼睫毛上粘的不知道是啥，就是不停地从头上往下淌着潮潮的水样的东西。你呼吸，那些气就大呼小叫地进到你的肚里，而后又大呼小叫地出来，进到肚里你觉得就是一团气，呼出来时还是一团气。我那个早晨就是这么感觉的。

人们说，山岚就是山上呼出的气，那些山岚是怎么形成的？就是那些张着口的洞里呼出的，一个个山洼洼里都是这样的气，多了就成了云气，所以山上的云气多。

西头的四奶，儿子在省城做了好大的官，她老六十大寿那年，儿子把她接到城里去享福，走的时候黑亮亮的轿子车来接，一村的人都出来看，四奶眼睛笑得成了一道缝。可住了不到半年四奶就回来了，说什么再也不去，村里的人问，城里咋样？四奶说，挤，到处都挤，挤得不接地气，喘。

四奶就还在她那座老屋里住，也不让儿子翻盖，说会把气翻没了。四奶早起会先把鸡仔撒开，让它们叽叽咯咯四野里撒欢，而后走到原上，遮着眼望远处刚起的太阳。

四奶已经活得很像样子了，但她还是那么活着，她就像一个

榆木疙瘩，堆在黄黄的一堆土边，很多人以为这棵树已经死了，但它的上边，还开着几枝子白色的小花。四奶的儿子后来从城里回来了，他是以一个骨灰盒的形式回来的，他没有活过四奶。四奶对着儿子说，回来就好，家里的土埋人。

四奶活到了90岁，死后就葬在了村头那片黄土里。四奶说，中了，活够了，还要活多大？该入土了。四奶是在絮絮叨叨中走的，四奶走得很安详。

二

我问过奶奶啥是地气，奶奶说，你张嘴。我张开嘴。奶奶说，你喘气。我就吸了一口气又呼出来，再吸一口气再吐出来。奶奶说，人会喘气，地也会喘气。人喘气活着，地也喘气活着，都不喘气了，那就死了。人活着种地，地活着养人。

我就往地里看，看地喘气。远远的有一个高谷堆，会冒出青青的烟，我以为那就是地气。有一天我拉着狗奔跑了好远才跑到跟前，到跟前一看是一孔窑。我就又问奶奶，地气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奶奶说，地跟人不一样，地气是从肚脐眼里冒的。

我不知道地的脸在哪里，身子有多大，我感觉，怕是跟天一样大的，天罩着地，地撑着天，就像锅和笼。

村里的大夫说的和奶奶不一样。大夫跟奶奶聊天，说地中之气，春秋最为明显，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秋季平定收敛，天高风急，地气清肃。我听不大懂，我还是喜欢奶奶说的。

那是一个早上，一股青烟从地上升起，是一大团，离开地面

或没有离开的样子，冉冉地动，忽浓忽淡，摆来摆去，像在水里的纱，我感觉能摸到，就跑去摸，却总也摸不到，逗我似的总在前面飘。我追到原头就没法追了，原头上是一处四下里都齐崭崭的断层，下得很深，对面还是原，还是通向好远。

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深沟，沟里长满了草棵子，这时我看到，断层下面的沟里冒上来一涌一涌的清气，真的如奶奶说的，是从地的肚脐眼里冒出来的吗？

后来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地气。

夏天的夜里，一群人卷着席子、抱着被子去场上睡，躺在晒了一天的地上，暖暖的，觉得比家里的炕还沉实。躺着望着天上的星星，从东往西数，数着数着就数不过来了，流星像偷划火柴一样，一会儿“嚓——”划一下，一会儿“嚓——”划一下。夜晚的大地真静呀，静得连蚯蚓的叫声都能听得见。

第二天你会发现，蚯蚓在你的周围犁了很多地。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你会闻到一咕嘟一咕嘟的清气，那个舒坦，深吸一口，再深吸一口，爬起来就看见了地气。后来我就觉得，地气有时能看见，看见的就是那坨坨的气团，有时是看不见的，但是能闻见。

咱这个地方人好把味儿说成气儿，地里时常飘来的那个味儿，就是地气。油菜的味儿、豆角的味儿、黄瓜的味儿、柳树槐树桃树桑树的味儿，还有羊粪牛粪的味儿，有人把粪一车一车地往地里送，一小堆一小堆地卸到那里，然后再一小堆一小堆地扬开，地里就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混合味道。夏天和秋天的味道是沉厚的，那是麦浪稻浪的味儿、玉蜀黍的味儿、大豆和桃黍的味儿。

另外，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天，你还能闻到各种野草和野花的

味儿，那种混合在一起的味儿顺着地垄一波一波地涌，淘洗着你的肺腑，你感到地气好极了，有时候你会把地气认成风，一丝丝的小风带着悠悠的气儿飞，呼呼的大风挟着浓浓的气儿涌。

在地里干到半晌休息的时候，脱下鞋子枕着，就地一躺，脸上或是遮个草帽或是什么也不遮，四周的土香就弥漫过来了，太阳照得身上暖暖的，眼皮子里的眼睛感觉是一片艳艳的红，薄薄的一层血脉在游动。一会儿的时光，就会睡得呼呼的。

地下的人也是这么睡着。四奶躺的地方离我并不远，她下葬的时候，一口厚厚的棺木漆得油亮油亮。四奶躺好以后，村里的木匠张说一声“把好了”，就叮叮咣咣让木楔子安安妥妥地将棺盖楔得严丝合缝。四奶的棺木下土的时候，那土是一点点地盖到棺木上的，直到盖成了一个土堆，四奶的周围全是黄黄实实的土，没有别的东西。四奶闻了一辈子土味儿，她知道什么最舒帖。

三

再后来我就感到，所谓地气，其实就是你的乡村、你的故土，是那些庄稼、那些草木，是生你养你的父老乡亲。地气就是你对故土的感念、对家乡的认识，说白了，地气其实就是你的底气，是你生命的基础，你有着最扎实的最本质的最朴素的基础，你就有了活着的底气，否则你就是一叶浮萍，轻狂、无根无靠。

你的生命里总是能看到地气，能闻到土地的味道，你就会活得踏实、过得充实。

夜 黑 里

在乡村，夜总是比城里的黑，不信你来看看。你看不见什么的，天上有星星还好些，没有星星的时光，你就知道乡村的夜是什么样的了。其实我给你说也说不好，但你可以伸出手来试试，你是看不见你的手指的，你只是看到了自己的半截胳膊，那半截就伸到夜里去了。

你在村子里走，看到一个火头一闪一闪，你以为那是谁的烟头，你问了是谁，那火头不说话，忽而站着忽而蹲下的，好像与你玩着把戏。等你近前了，那火头又远了，你不知道，那是一只萤火虫。还有的火头就是鬼火了，那种火头大一点，但是不集中，老是恍惚了你的眼睛，你一会儿感觉有个地方亮闪了一下，揉揉眼睛再看时，闪的地方又黑了。你可不敢再往远处去，野地里不定有什么东西，尤其在这样的夜黑时光。你如果跟着鬼火走，说不定就走进了乱草蓬茸的坟地。有人说鬼火就是起这个作用的，那是坟地里的鬼魂寂寞了，出来寻一个活口说话的。

你好不容易看到一处光亮，走去就知道，那是牲口屋。一般都是光棍老五在那里，再有就是几个没事的，聚着一堆火喷闲空

儿，不过是些光棍们爱说爱听的话题。光棍老五也习惯了，总是不停地给牲口加干草或者料豆。柴火不大干，潮潮的一会儿火大一会儿火小，白色的烟顺着芦草冒出来，熏得人睁不开眼睛，睁不开眼睛闭着也不行，眼泪也不听使唤。关键是嗓子眼儿也痒痒，于是就不停地咳咳地咳嗽，你一声他一声的，让一个牲口屋像一列火车，搞得牲口闹不清人的意图和兴趣。

出来的时候，你可千万别乱伸腿，说不定就掉到了水里去。你得两只脚左两下右两下地迈步，这个时候别不好意思，说我咋恁像傻小根儿，人家傻小根儿晚上不出来。再有，耳朵还是要张着点儿，你如果听到噗吞儿、噗吞儿，就别往前迈了，那是蛤蟆跳水里了，前面是村里那个老坑。你随即会听到蛤蟆的叫唤，蛤蟆鬼着呢。你就是听不到蛤蟆的叫，也不要把那一溜儿浓黑当墙去扶，你一扶就扶到蛤蟆窝里去了。那是芦苇。前年张狗剩喝多了酒，就是把芦苇当墙了，等狗剩媳妇找到老坑时，狗剩媳妇就成狗剩寡妇了。

还是得怨自己，人家二瞎子咋不掉到坑里去？黑地里长俩眼那也是个搭儿，人家心里长眼了。有人说张狗剩没有喝多酒，他是去那谁家去了，那谁家你不知道？男人当兵去了，对了，就她，他去人家家里了，出来的时候走得愣急。都说，那谁会看上狗剩？还不是狗剩想高了。

对了，这个时候，你如果听到一阵急切的脚步声响起，又陡然地消失，你就知道有人到狗剩寡妇房后等着什么去了。其实狗剩寡妇人不错，就是人们寡妇长寡妇短地把狗剩寡妇家的门说成风箱了。有谁抓着个现行吗？都是闲人干的事情。说实在的，谁